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六月霜

第一回 破岑寂夫人吟舊句 起風潮女士閱新聞

「噢！這幾日報館裡頭，不知又有了什麼希奇的新聞登在上頭，報紙的銷場竟比往日好上十倍了。我今早才從報館裡取了報紙出來，一路行走，就有許多人來要和我買。我回他們道：『我的報紙，是人家常包的，不單買的。』那些人竟不等我說完，你一張，我一張，強搶似的，一搶光了。我只得仍回到報館裡頭，再去領了幾百份。看看時計上的針兒，已指到了九點五十八分了，遲了遲了，快去送去罷！」這個人自言自語，急急忙忙的，把各種報紙一份一份挨戶的送去。直到太陽將要當頂了，才到了張家渡。又從袋裡抽出兩種《神州報》、《時報》向萬綠草堂送去。剛走到萬綠草堂的門首，恰巧有一個老媽媽，提了一隻竹籃，在那邊柳樹底下走將過來。被這人一眼看見，認得他就是裡頭僱傭的老媽子，就在樹陰底下立定了腳，不走進去了。等那老媽媽走到門前，才說道：「老媽媽，我將這兩份報紙，托你帶了進去罷。」說罷，將報送與老媽子，又謝了一聲，飛也似的去了。那老媽媽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為什麼這時候才送來？我們奶奶才問著呢。」自言自語的，提了竹籃，拿了報紙，穿花渡柳，直向個水閣裡頭送將進去。

剛踏上竹橋，只聽得好一腔嬌細的聲音，在這水閣裡頭低吟道：

沿壁幽花無數開，朱藤繞屋蔭蒼苔。

虛窗夢醒月初墜，一片櫓聲帶雨來。

看官，你道吟詩的是誰？原來就是這萬綠草堂中的主人，越蘭石女士。在那裡靜坐無聊，把丈夫的書作推敲呢。那老媽媽是素來聽慣的，故也並不在意。踏上階沿，拿起垂花湘簾，慢步走將進去，說道：「奶奶，報紙來了。」女士聞言，卻便止住吟聲，把報紙接來，放在沿窗的寫字檯上細看。那老媽媽便干他的正事去了。

好一個學問充足、好整以暇的蘭石女士，把這報紙正逐張逐張的看去。誰知看未片時，忽然間神色大變，嘴裡喊了「阿呀」一聲，直立的立將起來。看官試猜一猜，他看見了什麼，才致如此的驚怪呢？原來那浙江紹興府裡，出了一件極野蠻極黑暗的奇獄，這受冤的正身，卻巧是他曾經認識過的一個熱心女士。莫怪他當時見了，禁不住要大吃一驚。

且說越女士立了起來，兩眼直瞪瞪的，呆了良久良久，方才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莫是我眼花看錯了麼？」便重又坐下，將報紙拿在手中，又細細的看去。看了片時，把頭搖了兩搖，眼圈兒一紅，不禁撲簌簌滾下了幾點淚珠，長歎一聲的說道：「咳，他竟殺了！咳，他竟無緣無故的被人誣陷死了！咳，可惜呀可惜，好一個熱心熱血的開通女子，竟遭這般的結果！咳，這是怎麼說起呀！」一頭歎氣，那淚珠兒更似斷了線的珍珠似的，撲撲簌簌滴個不住。

看官，大凡一個人自己是有學問有才情的，他見了別人的有才有學，一定是歡喜得了不得的。就使宗旨不同，性情有些兩樣，但為了這才學的一層，總不免有些惺惺惜惺惺，要引起憐才愛才的心腸。況且彼此都是女子，更是難得，自然格外要憐惜起來了。現在這位越女士，是一個飽學的女子，又兼開通得很。莫說巾幗中少有，就是那差不多的讀書人，也比不上他呢。從前他看見了我中國國勢日衰，人民懦弱，被那東西各國，漸漸的一步緊一步，一層逼一層的欺將上來，眼見得祖國將有陸沉的禍了。因想到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。我雖是個女子，然也是四百兆中的一份子，也應該替國家出一點力，擔一份責任，才不枉我這一生。他抱著這一付熱腸，已有多多年。

後來漸漸的歐風輸入，我中國政府受了甲午、庚子的幾番大辱，也就知道自強必先變法。所以便下了一道停科舉興學堂的旨意下來，著各省各府，都要開辦學堂，普及教育。自從這道上諭發了下來，那些開通的地方，就有許多熱心志士同開通的官長，便籌經費，聘教習，招學生，成立了好幾所高等、中等、初等學堂起來。男學堂既興了，那女界也便接踵而起，興辦了幾所女學。這位越女士，抱負有素，得了這個消息，自然快活得不得了。便投身出來，擔負了幾處國文教習的責任，盡心竭力的教導起來。

無奈我中國的舊俗，實在頑固到極點。男人讀書，尚且為名的多，務實的少，何況是個女學。雖有多少聰明有志的女子，也都埋沒在家庭專制的範圍裡頭，不能自由向學。所以這位越女士，雖然廁身在女學界中，當了多年的教習，然而要想找幾個有真熱心、有大志願、有真學問，和自己差不多的那樣人，那曉得竟寥若晨星，一個也找不出來。惟有這位受冤的女士，也是很有才情，很具熱心的。所以那年見面之後，越女士便知他不是個庸庸碌碌的人物，便有些賞識他。後來雖然嫌他性子太激烈，宗旨太新奇，和自己的性情不合。然而為了佩服他的學問，愛他熱蓬蓬的一腔血忱，又想到多少女同學中，像他這般的文才，一百個中也揀不出幾個來，若聽他去言論自由，思想自由，漸漸的流入激烈改革一派，豈不可惜？不如待我來慢慢的勸導勸導他，或者能夠把他的宗旨，引到純正的一途上邊去，也未可知。當初越女士因為想到這一層上頭，存了一條感化同胞的好心腸，所以便和他結了個文字交。

那曉得認識之後，統統不過會面過一二次，他勸導的手段還沒有放出來，不料今日裡驀地聽得他竟被人誣陷受屈死了。看官，試想他看了這張報紙，平白地得了這個信息，叫他怎不要心痛呢？咳，不要說越女士曾與他認識過的，就是作者，雖沒有見過他一面，但不過平日間略略聽得些他的學問，同他辦事的熱心罷了，今日忽地聽見他受屈死了，也不免要替他滴下幾點酸淚呢！

閒言少敘。且說這越女士正獨自一個在水閣裡頭傷心下淚，忽聽得閣外的竹橋，在那裡吱吱咯咯的亂響。抬頭一望，見有兩個學生裝束的女子走來。剛要立起身來出門去迎，那兩個女子已走上階沿，在那裡問道：「先生在這裡麼？」女士見不是別人，就是寄宿在自己家中的學生，一個姓王，名叫振儒，一個姓丁，名叫志揚，也就住了腳，答道：「在這裡。你們這時候跑來是做什麼的呢？」說罷，就命那兩個女學生進內坐了。兩個女學生便告了坐，就在沿窗的藤椅上坐下。各人問候已畢，越女士仍不住的長吁短歎，低了頭一言不發。

丁志揚見了這般光景，便開言問道：「今日先生面帶憂容，不知為著何事？」女士聞言，長歎了一聲，答道：「咳，你那最熱心最愛同胞的秋瑾秋先生遭了禍了！」丁志揚忽然間聽得此言，不覺也吃一驚，便急向越女士問道：「先生，到底秋先生犯了什麼彌天的大罪，官府就不問情由，烏遭遭的把他殺死了呢？」那時王振儒聽了，也接口道：「我記得這位紹興府的母親，還是秋先生的寄母，秋先生與這位府太爺，也算是兄妹的稱呼。況且素來又極要好，秋先生平常常到府裡去談談說說的。何故今朝殺秋先生的，卻又是府太爺一人的主意呢？難道這位府太爺，連平日間的情面也不顧了麼？」越女士聽了振儒的一番言語，不覺心中怦然一動，想起一件極要緊、極危險的大事來了。便說道：「咳，人已殺了，是木已成舟，米已成飯，也不能反覆的了，這種情節，也不必去問他。倒是有一件最要緊的大事，我聽你們說了寄母二字，就想起來了。」那丁、王兩學生聽了此言，即便同聲問道：「不知先生想起了什麼要緊的大事？」

看官，你道越女士所說的究竟是什麼事呢？原來他想到中國官場的辦事，往往一個人犯了罪，總要去連累幾個人的。就是本人認了罪名，也要去捕風捉影的捉一趟，弄得地方上雞犬不寧才罷。這也算是官場的習慣了。究竟有何利益，我也不曾做過官，吃過衙門裡頭的飯，所以也沒有知道。今日秋女士既經被殺，那秋女士的母家，必定也要連累的。所以越女士聽見王振儒說起了寄母二字，就想著了他的母家起來，便將這個原故告訴了他兩個學生。兩個學生聽了此言，也不免把痛秋女士的心腸暫時丟開一邊，擔起了要連累秋女士家族的憂慮來了。又聽越女士說道：「這件事體，是很危險的，又很重大的。此刻秋先生已死，就比不得當時了。況世情比紙還薄，我知紹興府裡雖有幾位鄉紳向來和秋先生要好的，到了此刻，恐怕也不肯出頭來保一保他家族的了。咳，我既和他結交了一場，此刻他遭了冤枉，若再坐視他們累及他的母家，是教死的既不能安逸，生的更要受累無窮了。所以我想定一個主意，必得拼此性命，先到紹興府裡去保住他的母家無恙，然後再去料理秋先生的屍首。你們且慢哭著，須得大家商量商量，你

（好）去幹事。」

那兩個學生答應了一個「是」，低頭想了一想，同聲說道：「先生，這個主意，恐還不大妥當。那些官場辦事，慢起來極慢，十年二十年也要擱去的。迅速起來是極迅速，若待先生趕到紹興，只恐要來不及了。不如就在上海登起報來，教報館裡頭也著些訟冤的論說，再去開一個女學界的大會，如此做去，更不致多擱日子了。況且秋先生的死，是人人曉得冤枉的，難道除了先生之外，就無人替秋先生不平的麼？所以這報是必要登的。」

越女士聽了兩個學生的說話，也覺得有理。正在默想，須得怎樣是好，忽聽得當當的兩聲。不知是什麼聲音，且聽下回分解。